【李振清】

立即傳譯(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)又稱「即席翻譯」或「同聲傳譯」。這是一種高度挑戰性的跨語言功能與思想溝通服務。其所以被公認為高度的語言挑戰之原因,乃在於傳譯者必須具有「一心二用」的能耐,以便在瞬間從事「傳思類型」(Translation)的翻譯服務。

這種簡稱 SI 的雙語服務,有別於普通的文字翻譯。後者遇有困難時,可以利用工具書、字典,慢慢推敲、揣摩。SI 則不然。當立即傳譯員藉耳機傳進說話者的語音訊息後,他必須在近乎「同步」的速度下,將這些字句翻譯成另一種語言。而當嘴巴在左腦的語言神經系統控制下,侃侃「代言」時,他必須也要同時仔細聆聽由耳朵傳進的話語。在這一入一出之間,立即傳譯者的腦中記憶體就像是一具小電腦一般,急速運轉,以大約只有十分之一秒的速度,處理語言轉換的功能。

立即傳譯之所以艱辛的另一原因,導自不同語言間、語法(包括字序)、語意結構上的迥異。舉國語與英語為例,國語的句首片語可能是英語的句末詞組。加上文化背景的差異,往往造成翻譯者許多啼笑皆非的誤譯--包括卡特總統的隨身翻譯在波蘭華沙所鬧出的笑話。

其實,立即傳譯的工作並不太艱難。紐約聯合國總部就有一、兩百人靠這行業享受高薪的待遇。全球各先進國家也均在各種國際性的會議中,提供此項語言服務。日本的商界巨賈及政界人士,則常隨身帶著立即傳譯員,以便達成完全的思想溝通。美國的憲法更因平等修正法案的執行,而賦予人民「語言平等」的權利。因此,在各級法院中,不諳英語的當事者,可請求法院提供語言翻譯的服務。昂貴的費用一概由政府負擔。

在立即傳譯員的需求愈來愈大的情況下,培訓工作已逐漸形成一種特殊的專業。當然,並非每位口才流利的人都能勝任此種極具挑戰性的翻譯工作。例如容易過度緊張的人,其身心均不適任此種任務。通常一般經過甄選接受立即傳譯訓練的人,必須能精通,並靈活運用兩種語言,包括豐富的詞彙、嫻熟的語法轉換(Transformation)、廣博的知識、流暢的口語表達與專業訓練,最好還要有幽默的口吻。最後,還得有充分的「臨場」訓練與經驗。一位經驗老到、學識淵博、口才流利的立即傳譯者,經常會利用綜合詮釋(Paraphrasing)及重新組合(Reorganization)的方式,把說話者的語料訊息,以一種嶄新而更能令人接受的方式,傳遞到聽眾耳中。要達成這目標,天賦固然多少有影響,但訓練與進修更重要。

在立即傳譯人才的培訓方面,歐美先進國家及我們緊鄰的日本,一直不遺餘力。有鑒於聯合國總部各種語言的立即傳譯人才之需求,聯合國自行甄選此種 人員,然後在聯合國內利用其全球最完善的設備,予以五至六個月的職前訓 練。為了應付全球中英傳譯人才的大量缺乏,聯合國並與中共合作,在北平設立訓練班。若非為了政治因素,台北應該是聯合國中英立即傳譯人才培訓的理 想場所。

目前美國加州蒙特瑞學院(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)是全美訓練立即傳譯人才的最佳學府。一九八四年洛城奧運會全部的傳譯工作,即由該校負責。蒙特瑞學院的翻譯部主任魏伯(W. Weber)、教授柯洛提(Peter Grothe)曾專程來台訪問師大國語中心、輔大外語學院及史丹福中心,並自去(七十五)年起,開設了中英立即傳譯碩士課程。

歐洲的法國巴黎大學系統,是訓練立即傳譯人才的大本營,成績斐然。瑞士、德國均有類似的高等學府,進行此項工作。韓國為了進入世界的政治舞台,及籌辦明(七十七)年奧運會,早在十年前便在漢城外國語大學成立了授予碩士學位的「通譯學院」(School of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)。韓國當局的前瞻性眼光,是可供我們借鏡。

比起日本與韓國,我們在立即傳譯人才的培訓工作,可說落後了一大截。除了過去的「軍官外語學校」有翻譯班外,目前國內各大學只有師大英語系開設有每周二小時的「口譯」課。但是,隨著我國在國際上的廣結善緣,愈來愈多的國際會議在台北召開時,我們最缺乏的就是受過專業訓練的立即傳譯人才。 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,國際青商會在台北召開前,筆者曾參與青商會的立即傳譯訓練工作。但仍嫌不足。有關法、西、德語部分,則由國外的「譯特靈」公司擔任。連同民國七十三年青商會訓練出來的立即傳譯員,目前國內合格且常有臨場經驗的,寥寥無幾。

立即傳譯是一項具有高度挑戰性的雙語服務,也是現代國際社會人際溝通中所不可缺少的媒介。隨著國際獅子會示會在台舉行,且聞輔大、師大、台大及高雄文藻語專均將在立即傳譯及一般翻譯上加強,實在令人振奮。我也要鄭重呼籲教育當局,及時促成各校的 SI 專業人才培訓。此事不但利人利己,更可填補國家需求甚般的人才之不足。■本文作者為師大國語中心主任?

【1987-07-11/聯合報/08 版/聯合副刊】